

温柔一刀·一怒拔剑（一）

一 不像人的人

到开封府来碰运气的人，王小石是其中之一。他年轻、俊秀、志大、才高，远道而来，一贫如洗，但他觉得金风细细、烟雨迷迷，眼前万里江山，什么都阻不了他闯荡江湖的雄心壮志。就连春雨楼头、晓风残月里的萧声，他也觉得是一种忧愁的美，而不是凄凉。

王小石跟许多人有点不同，他带了一柄剑。

他的剑当然用布帛紧紧裹住，他并非官差，也不是保镖，衣着寒酸，而且是个过客，若不用布把这利器遮掩起来，难免会惹上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

被厚布重重包裹起来的剑，只有一个特点：那就是剑柄是弯的。

剑是直的。

剑柄也是直的。

他的剑柄却是弯如半月。

“黄鹤楼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”。

如果王小石不是因慕黄鹤楼之名，借路过特意在湖北勾留，游览一下这名楼胜景，就不会见到白愁飞。

假使他没见着白愁飞，那么往后的一切就不一定会发生；就算发生，也肯定并不一样。

人生其实就是这样，无意中，多看一眼，多听一句话，可能会造成极大的改变，刻意为之，反而不见得如愿以偿。

溪水滔滔，风烟平阔，楼上楼下，仍有不少风流名士的墨迹词章，惟因“黄鹤楼”下的街道上，市贩聚集，叫卖喧嚣，洋溢着一股鱼虾腥味和其他鸡鸭犬豕的气味，脏污满地，本来恁地诗意的一栋黄鹤楼，已经面目全非。

不过，街上摊贩麇集，各式各样的货品都有，叫卖拉客之声此起彼落，而又混杂在一起，热闹异常。

这些贩夫、商贾们都知道，慕名而来此地的人，未必旨在浏览风景，乘机可以逛逛市集。连同烟花女子，也停舟江上，萧招琴抚，陪客侑酒。

王小石观览了数处，商贩眼光素来精明，见他衣饰寒沧，料他身上无多少银子，也不多作招呼。

王小石只觉扫兴，想登舟渡江，忽听贡隆隆一阵锣响，一时吸住了王小石的注意。只见街头的一列青石地特别空了出来，是给走马卖解的人表演用的，占地相当之广，不少人正在围观，交头接耳，待表演者告一段落，就有小僮过来纳钱。通常，围观的人都会丢上几文钱，卖解的人才拱手致谢，说几句承蒙捧场的话，继续表演下去。

王小石也凑热闹的去张了一张。

他就是这样望了一望。

一切就发生了，免不了了。

在他过去看上一看的时候，也有一个念头在心里闪过：会不会正好有个江湖卖武的美丽女子，正在比武招亲，这一瞥就定了情，就像戏台上演的一般？

不是的。

他倒是看见了令他吃了一惊的事物：

人。

不像人的人。

青石板地上，人们围成一个大圈，圈子里，有几名精壮汉子，在敲锣打鼓，边插科打诨，道说戏文，两名粗壮的妇人，牵着两尾小马驹，戴上面具，手持小刀小剑，正在绳索上、矮凳子上作翻滚的花巧，颈上都缚着细细的锁链。

另外还有几只大马猴，被粗链缚在架上，两只眼睛都老气恹恹的，在注视场中小猴的表演，看去跟垂死的老人家垂视小童嬉戏一般无奈。

这都不能让王小石震惊。

真正令王小石惊异的是人。

石板地上，还有几个“人”。

说他们是人，实在是件残忍的事。

这几个人，有的没有手，有的没有脚，有的手脚都断了，只剩下单手单足，或是一手、一足，更有一个，手脚全都没了，张开嘴已，只哑哑作响，看了也令人心酸。

另外还有几个“人”，形象更是诡异，有一个。全身埋在三尺长的甕里，只露出一颗嘻嘻傻笑的头，这头颅长着稀疏白发，但长得一张小童般的嫩脸。

另有一“人”，上半身是脸，但下半身却长得跟猴子一样，全身是毛，还长了半截尾巴，只身体绝不如猴子灵捷罢了。

其中“一”人，是两个人体的背部，接连在一起，等于两人一体，一背粘着两个躯体；更有一人，身体四肢，还算正常，但脸容全都毁了，五官挤在一起，鼻折唇翻，眇目獠牙，十分恐怖。其余还有几个用黑布遮篷着的大箱子，不知装着的是什么东西。

王小石乍看一眼，便不想再看了，只觉上天造人何其不公，竟有人生成这个样子。他自掏出一小块碎银，往场中抛去。

他这样只瞥一眼，还不曾看完，但留在心中的印象，是很难磨灭的。

他走了几步，心中仍十分的不快乐。

为什么有的人那么健康，有的人却天生残缺？

这时，他还没有走过人们观望的行列，忽有人扯了扯他的衣角。

王小石低首一看，只见一个三尺不到的侏儒，头颅出奇的大，双目无神，四肢都萎缩瘦小，宛若幼童，正捧了一个瓷钵，指了指场心，又指了指瓷钵。

王小石知道这是向他讨钱。

王小石剩下的银子，只有这一点点了。

这是十日前，他把伴随他的一匹马卖了，剩下的一点银两。

他卖马的时候，心境格外消沉，没想到就剩下的一匹千里相随的灰马，竟还伴不到京城。

武士卖马，岂不与英雄挂剑、将军卸甲同样的失意和无奈？

不过他很愿意解囊捐助这些天生残障的可怜人。

那侏儒唧唧呀呀的比手划脚，他点了点头，正在掏钱，一面道：“可惜你遇到我这个穷人，真希望有善长仁翁，把你们收养，不致在街头路角，吃尽江湖风霜。”

王小石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是非常诚心诚意的。

但他却听到一声冷笑。

冷笑起自耳畔。

他迅目一扫，身旁的人，全在看场中畸型“小人”的表演，时时发出喝彩拍掌声，却不见有人向他望来。

只有一人，抬头望天。

此人华衣锦服，俊朗年轻，在人群中那么一站，犹如鹤立鸡群。

他仰首向天，眉目便看不清楚。

因为众人视线俱投场中，只有他一人挤在人堆里看天，王小石才注意起他来，但也不清楚冷笑的是不是此人。

王小石说这几句话，那侏儒脸上流露出感动的神色来，比手划脚，唧唧唧的说了几句听不出字音的话，大致是感谢王小石的意思。

王小石抓了几块碎银，正要放到乞钵里，目光投处，忽然心念一动。

那侏儒领了银子，又去扯另一个的衣角，讨钱去了。

王小石似想到了些什么蹊跷，好像跟“舌头”有关，但一时间，又捉摸不到究竟是什么事情，忍不住又向场中张望一下。

这时候，锵声烈响，两只大马猴正在模仿人类比刀比枪，围观的人拍手赞叹。人在看兽类模拟人的动作，越是打打杀杀，似乎越是觉得刺激精彩。

王小石的意念更清晰了起来，因为他看见了一件事物：

刀！

舌头！

他马上联想到：侏儒可能不是天生的哑子，他是断了舌头。

他可以准确地判断得出来：侏儒的舌头，是用利刃割断的！

他甚至可以判断出一条头发，是被剑断还是刀断的：因为他是王小石！

“天衣居士”的惟一衣钵传人：王小石！

当王小石发觉那侏儒并不是天生的哑巴，而是舌头被人割掉了，这样想着的时候，只觉得心坎一痛。

这种感觉很奇特，他连在市场中看人在杀鱼，也会有这种肉痛的感觉，仿佛那一刀刀不止是在剖开鱼的肚子，也在切入自己的心坎似的。

像你这种人，实在不适合练武——这是天衣居士对王小石的评价。

一个真正的武林高手，一定要如天地无情，心如止水，方才可以高情忘情，无匹无对于世间。

王小石却不是。

王小石多情。

不过，在十年之后，王小石把一柄无情的剑，练得多情深情，竟然战败天衣居士手上那把“绝情剑”，连天衣居士也只好叹道：“我看他小时候，连一只兔子也不肯追猎，在路边见到小狗小猫便抱回来抚养，跟别派小子们打斗，宁可自己受伤也不愿打伤别人，我就以为这小子没有出息。没想到，”他又叹一声，“给他练成了，人的剑术，‘仁剑’，也同时成就了刀术，他的武功，纵或不是无敌，但也已可冠绝群伦了。”

王小石于是带了这柄剑，以及微薄的名气，往开封府里，碰碰机会。

但却先在这里碰上一个被割掉舌头的侏儒！

王小石发现侏儒的舌头是用刀割断的，同时也发觉另外令他更愤不可抑的事：

那些断肢残腿的人，大部分，都是给利器砍断的。

先天残障的人，创口决不会这样子：莫不是他们全遭了兵祸，或是被流寇所伤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又怎会弄到如此发育不良，而又全集中在此处？王小石狐疑起来。

他忍不住蹲下来，看一个断了两足一手的畸型人。

那人啾啾哑哑，似乎也正奇怪着王小石这样的端详他，也似是向他倾诉，他在世间所受的无尽疾苦。

王小石一看之下，登时手指禁不住抖了起来：这可怜人不但两足一臂都是给人砍断的，连舌头也是遭人剪下来的！

——是谁那么残忍可恶！

忽然，一条大汉横了过来，推了王小石一把，怒目向王小石瞪了一眼，低声喝道：“要赏钱就赏钱，不给钱就别挡着！”

王小石道：“他的手是给人砍断的？”

汉子吃了一惊。横眉冷睨王小石，只是一个温文的书生，登时不把他放在心上，仍低声喝道：“你问这干啥？”

王小石道：“他的脚是被人斩断的！”

横眉汉子想要发作，但又不想惊动围观的人，只好强忍低吼：“这关你屁事！”他用手粗鲁地一推王小石的肩膊，王小石并不相抗，借势退了半步，口里仍道，“他的舌头是给人割断的！”

横眉壮汉抢进了一步，发觉围观的人们有的向他们望了过来，便强笑了一下，伸手拍了拍王小石的肩膊：“站好，站好，”随又龇齿沉声威吓道：“告诉你，没你的事，少惹麻烦！”说罢双手兜起残障者，转身走入场子里，不时仍用一双凶暴的眼珠往王小石身上盯。

王小石发觉那残肢的脸上露出惊惧欲绝的神色。

王小石工想有所行动，忽听一个声音道：“小不忍，乱大谋，未知底蕴，发作何用？”这声音近得直似在王小石耳畔响起。

王小石霍然回首。

只见百数十人中，那本来仰首看天的颀长汉子，忽低首自人群中行去。

王小石心念一动，正想挤入人丛中追踪此人，忽然，迎面也有一人挤了过来，来人与去者一进一出，引起人群中爆起骂声，几乎与来人撞个满怀。

来人左肘一抬，护胸而闪开。因为闪得太急，不意踩到一个围观妇人的后跟，那妇人忍不住骂了一句：“不长眼睛的！”

那人眉宇一别，忍不住想要发作，但又忍了下来。

王小石却在一瞥中呆住了。

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男子。

那薄刀似的柳眉一起一伏间，有说不尽的俊俏，阳光透过遮阳帽的葵叶缝隙照在脸上，一光一暗：白似美玉，黯影柔情，就这么一刹那，那人已皱了皱眉，不耐烦的按下席帽，绕了过去，看起来，正似在找什么人。

王小石注意到他腰畔斜系着一个长形的包袱。

王小石一看就知道：那是刀。

二 柜子里的人

那人已没人人群里不见。

王小石还待往场中看，却见场中的数名汉子和壮妇已收拾兵器、杂物，匆匆离场，围观的人群也开始散去。

王小石忽然想起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这句话，未知底蕴、发作何用？他打算先跟踪这一群卖解的人弄个水落石出再说。

他们穿过大街，又走过小巷，路上行人，时多时少，那几个卖解的人走走谈谈，一面说着些荤话，不时在那几个畸型人和侏儒背后，踹上一脚，打上几鞭，这样看去，不像是同人在走路，而是主人在赶着鸡鸭鹅或什么畜牲的，主人对待奴隶总要吆喝、鞭挞才显示自己威风似的。

王小石看得怒火上升，正在此时，远处迎面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的人。

这高瘦个子，穿一袭阴灰色长袍，脸上白得似终年不见阳光，铺了一层寒粉似的，他背上挽了一个又老又旧又沉重的包袱。

这人走近。

卖解的人全都静了下来。

这人渐走渐近。

王小石甚至可以感觉得出那一群卖解的人，紧张得透不过气来，有的人甚至双腿在打着颤，几乎要拔腿就跑。

阳光依依，秋风迎面，带来几片残叶，远处玉笛，不知何人断了又续，续了又断，欲说还休，欲说还休。

谁人吹笛画楼中？

闲舍人家前秋菊盏盏，在这秋意寂寂街头，有什么可怕的事物，使人觉得如此畏怖？

这人已经过那一群卖解的人。

甚至不曾抬头望一眼。

卖解的人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其中有几个，还回过头来望这瘦长阴寒的人，眼中还带有深惧之色。

这人已走近王小石。

王小石觉得这个人，脸色森寒得像一具匿伏在地底里多年的尸体，可是他背上包袱的寒气，要比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煞气更重，一直到他快要经过王小石的时候，才突然抬头，眼光阴寒如电，盯了王小石一眼。

王小石心中一寒。

这人已走了过去。

王小石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。

他发现街上，至少有五六个不同的方向，十一二个人，有的像游人，有的像是小贩，有的是擎着招牌的相士，有的是捧着鸟笼的公子，有老有少，他们眼饰下一，动作不同，但王小石眼里却看得出来，这些人，武功都相当不弱，而他们目标都只有一个：

——追踪那瘦高个子！

——瘦高个儿是谁？

——怎么惊动那么多人！

王小石好奇心大动。

这时，前面卖解的人，已走进了一家客栈的大门。

王小石记住了客栈的名字。

再回头看，高瘦个子已转入一条冷僻的小巷里，那十二三人也备装着有不同的原由，不约而同的跟入巷子里。

王小石心中已有了计议，走进客店内，卖解的人都已上房，他冷眼看他们走进的是哪几间房门，正要回头就走，忽见那卖解时叱喝他的那名横眉大汉，正在二楼栏杆上，怒气冲冲的向他俯视。

王小石只向他一笑。

随后他步出客店，迅速走向那条转角小巷。

——那班卖解的人就住在店里，一时三刻逃不掉，但那瘦长个儿究竟是什么人？会发生什么事？倒不能轻易放过。

王小石追了过去。

秋风刮在脸上，有一股肃杀之气。

王小石一转街角，眼前的景象，教他震住当堂。

巷口有一棵梨树，自旧垣伸展出来，叶子已落了七八成。

然后就是血和死尸。

那十一二名追踪者，横七竖八的倒在地上，竟无一生还！

——高瘦个子却不在其中。

王小石追入客店，再跑出来，转入小巷，不过是迟了片刻的功夫，然而那十二名追踪者，就在这片刻间遭了毒手，别说连一个活口都不留，就连一口气也不留。

——是谁那么快的出手！

——是什么血海深仇？

王小石在这顷刻间有两个抉择：一是逃，一是查。

他决定要查。

他以极快的速度，对地上十二具死尸搜查了一遍，作出了三个判断：

一、这十二人，都没有其他的伤处，只有在胸口，被刺了一个洞。这一个血洞，正中心房，中者无不即时气绝。

二、这十二人，死的时候，都来不及发出叫喊。巷子外是大街，来往行人极多，只要有人奔逃呼叫，一定会惊动行人，而今死了十二个人，但草木不惊，则可以肯定这十二人死前，连呼救的机会也没有。

三、这十二人，大部分腰畔襟下都有令牌，或袖里衣内藏有手令、委任状，莫不是六扇门的捕头、衙里的差役，和吃公门饭的好手、大内的高手。

但这十二名好手，却一齐死在这里。

王小石还待细看、蓦听一声女子的尖呼。

原来有一名女子跟他的情郎走过巷子，忽尔情动，想转入街角死巷浓情蜜语一番。不料却看见一地的死人。

还有一个活人，正在察看地上的尸首。

两人一先一后的叫了起来，待一大群路过的人和两名捕役赶到的时候，秋风瑟瑟里，巷子里只剩下一地死人。

而没有活人。

捕役一见这等死了不止一人的大案，而自己恰好在这一带巡逻，连脸都青了，问那对男女：“凶手呢？你们不是看见凶手在这里的吗！”

那男的说：“是啊，本来，是在这里的，可是，后来，不知到哪里去了。”

那女的道：“我看见他——”

捕役忙问：“去了哪里？”

女的用袖子比着道：“刚才，他一飞就飞上了围墙，再一跳捕役瞪大了一双眼睛。

他吃六扇门的饭，吃了整整二十年了，从来没听过这种鬼话：两丈高的围墙，怎么一飞就飞上去了……而那个芽灰袍的白脸瘦子，也夹在人群里观望。只不过，他的脸色寒意更甚了。

王小石飞身上了屋瓦，轻如一片飞絮、四两棉花，倒钩帘挂在椽柱上，就像风里树梢一片将落未落的叶子。

不过这不是白天，而是一个有星无月的晚上。

王小石伏在客栈的屋顶上。

他用手指蘸了蘸舌头，轻戳开一个小洞，凑眼一看，只见那大房子里，端坐了七八个彪形大汉，另外还有三四名男子般的壮妇，正是日中市肆所见的卖解人。

被刀切去的肢体舌头，不准人探听的横眉汉，耳畔好听而冷峻的语音，人丛里的美男子，令卖解人惊恐的高瘦个子，死巷里的死尸……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王小石决定从这一班卖解人身上找线索。

——没有线索。

那几名汉子和壮妇全聚在一间房子里，可是脸色凝重，谁都没有先开声说话。

只见那几名汉子，不时站起来唉声叹气，搓手磨拳，就是没有交谈。

王小石不想在这里净喝西北风。

他想：看来，是没有消息的了。

他在准备离去之前，忽生一念。

他轻轻撬起一张瓦片，然后用手一按，在瓦片未落下去之前，他已鹰滚免翻朝天凳，往下落去，起伏间已落在门侧。

只听哗啦一声，瓦片打在地板上，房里的汉子，呼喝声中，有的自窗子里掠出，有的开门喝骂，王小石躲在门边，那几人一窝蜂的跑了出来，王小石已闪入房中，趁乱藏身于大木柜子里。

他一进木柜，即把柜门掩上，忽觉一阵毛骨悚然。

因为他感觉到一个人的呼息声。

这呼息声异常的慢、异常的调匀，平常人的呼息不会如此的轻慢而细，除非是熟睡中的人才能如此调匀，何况，有一个人突然闯了进来，正常人的呼息都会有些紊乱，可是，这呼息如常。

——有人早就伏在这柜子里！

——是准？

王小石全身都在戒备中。

只听外面店家和卖解人的对答：

“什么事？什么事？”

“没事，好像有人恶作剧吧！”

“什么恶作剧？”

“有人扔下瓦片，幸好走避得快，不然要伤人了。”

“瓦片？那会好端端地摔下来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，正是这样，才要看看。”

“本店老字号开了一十三年，还不曾闹过这样的事。”店伙计对这一千

拿枪提刀的江湖人很不存好感。

“你这什么意思？是说我们闹事来着？你说，我们犯什么要无事闹事？”

“不是不是，椽瓦有时年久失修，遭耗子弄松脱打落，也有的是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客官请多多包涵，海涵，海涵。”老掌柜见这于凶神恶煞，也不是什么好的来路，只求息事宁人。

那七八名壮汉这才悻悻然的回到房里来。

壮妇守在门边、窗边，才又关掉门窗，聚在一起，围在灯前，那名横眉怒汉把刀往桌上一放，忿忿地道：“操他奶奶的，要不是有事在身，俺可忍不了这恶气，一刀一个，宰了再说！”

王小石屏息在柜子里。

柜子里的“人”也没有任何反应。

只听另一个威严的声音道：“沈七，你别毛躁，今晚此地‘六分半堂’总堂的高手要来，你这么一闹，你一个人不想活不打紧，大家可却想有个好死。午间你差些儿对人动武，我就看你耐不住性子。尽替我惹事！”

王小石自柜门的缝隙望出去，只见说话的人是一个鬃铄老汉，腰间斜插一柄铁尺，他身边还有一名虎脸豹眼的妇人，两人站在那里，旁的人都不敢坐。

那横眉汉低下头去，海碗大的拳头握得老紧的，但对老头的话不敢反驳。

隔了一会，另外一个獠头鼠目的汉子插口道：“老七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把厉爷气得这样子，你吃屎拉饭的么！”

横眉汉仍不敢反驳半句，但拳头握得青筋毕露。

只听那姓厉的老头们着他那稀疏的灰白胡子，用凌厉的眼光一扫众人，道：“为了几个不相干的人，值得打草惊蛇？李越，那三个房间可都叫人看住了？”

那獠头鼠目的人立即恭声道：“刚才我已带人过去看过一遍了，每房两位把守的兄弟都说没有什么变故。”

姓厉的老头闷哼了一声道：“那最好。”

獠头鼠目的汉子趁机加了一句，“三江六省，五湖七海，有谁吃了熊心豹子胆，敢来招惹走马卖解一脉的龙头老大厉单厉爷？何况，这次连厉二娘都移玉步亲自出动，谁敢自触霉头？”

王小石一听，登时想起武林中几个极具盛名的人物来。江湖上，有各种不同的教派，其中放筏的，就叫做“排教”。凡是“排教”中人，必有点真本领，遇上天灾，木筏逢着了暗流，或在河上打漩儿，“排教”高手自有应付的法子；如果遇上劫筏的，也可以凭实力应付。另外走江湖卖解的，也自结成一个教派；医卜星相、士农工商莫不亦然。七十二行，三十六业，凡此种种，都有一个龙头老大主掌大局。

厉单是其中之一，他跟胞妹厉蕉红，武功极高，心狠手辣，在湘北一带甚有威名，不知何故全聚在此处？那叫沈七的，想必就是“过山虎”沈恒；而这个叫李越的，是活动在黄鹤楼一带的流氓硬把子，这儿的人背底里称他作“虎前狐”。

王小石的记性极好，他每到一处，便把一地的武林人物特性与名号记牢。他不知道为的是什么，他总是觉得，有一天，这些资料对他都非常有用。会不会有这样的一天呢？

王小石不知道。

他却知道一件事：天下众教各派，都隶属于开封府内“金风细雨楼”的管制。

天下英豪，都服膺“六分半堂”。

他们把所得到的一切，分三分半给“六分半堂”，若遇上任何祸难，“六分半堂”必定付出六分半的力量支助。

天下即一家——“六分半堂”的总堂主雷损，天下好汉都奉他为“老大哥”。

也许，真正能跟“六分半堂”抗衡的，只有“金风细雨楼”而已。

而在开封府里能跟雷损并称雄峙的，也只有“金风细雨楼”楼主“红袖刀”苏梦枕一人。

在江湖上、未列入什么名门正宗的江湖中人，近几年来，不是投靠“金风细雨楼”，便是投靠“六分半堂”。“金风细雨楼”有朝廷官衙撑腰，“六分半堂”则是在武林和绿林扎好了稳定的根基，各有千秋，不分轩轻。

故此。有一句话传：“六成雷，四万苏”，意即是天下雄豪，至少有四万人归于苏梦枕门中，但就总比例来说，仍是有六成以上寄附雷损的堂下。

只见那在厉单身边身材魁梧的女人，咧开大嘴笑了一笑：“李越。难怪你这一带越混越得意了，这一张嘴皮子忒会呕人心，看来，他日在江湖上千术的那一帮人物，得要奉你为龙头老大了！”

李越冒开眼笑的道：“二娘别逗我开心，龙头老大要手底下硬，我只有这张嘴，想当老大，不如去问老天。”

厉单却皱着灰眉，满脸都是深沟似的折纹，一点笑意也没有，“今晚‘六分半堂’到的是什么人？怎么还没有来？”

李越这回却小心翼翼的道：“据我所知，来的至少有三人，十二堂主赵铁冷也会亲自驾临。”

厉单兄妹一齐失声道：“啊，他也来吗！”

李越点了点头，“看来，总堂那儿说不定真有大事交给我们去办。”说着眼睛兴奋得闪亮。

厉蕉红却摇头道：“我却有些担心。”

厉单不解地道：“你担心些什么劲儿。”

厉蕉红道：“以前，我们只是走江湖卖武，看不顺眼的，明里动刀，砍下一颗人头是一个；遇上辣手的，暗里磨枪，戳得一下算赚了。那似今天，尽抓些不相干的孩儿，把他们割肉残肢的，有的强塞入甕中，有的扯裂了背肌强裹扎在一起，有的强他跟畜性交配过血，全都变成了侏儒、畸婴、半人半畜的怪物，这种事未免伤天害理。咱们又不是不能拿刀动枪，行劫截镖，过招杀十来个人，我厉蕉红保管眼也不眨；但把人家的孩子好好的糟蹋成这个样子，我忍不下心。哥，咱们在走江湖的兄弟里，也有两三番名堂，何必做这不愿做的买卖？要是给人掀翻了底，底下兄弟也未必服气，这岂不是丧了咱们的威名？总堂要是交代这样子的差事，不干也罢。”

她说到最末一句，一千人等，全变了色，厉单尤其厉喝道：“妹子，你疯说什么？”

厉蕉红给这一喝，也喝出了脾性，声音又加大了一倍，“我难道不该说么？现在，把闻巡抚的独生子也掳了过来，万一东窗事发，咱们这一教的人都难免牵连在内，到时哥你怎么服众？”

只见厉单脸上青一阵、白一阵，桌上的八角烛灯也闪一阵、晃一阵。
最震惊的还是躲在木柜内的王小石。
——原来那些残废的可怜人，全是他们一手造成的！
——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——难道是“六分半堂”下的命令？
——“六分半堂”又为何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？

三 第三个人

厉单长吸了一口气，忍住忿怒，道：“大妹子，三十六分舵，七十二瓢，水陆二道，不听苏公子，就从雷堂主，咱们在西湖足可呼风唤雨，但在武林里，咱兄妹算是什么？你刚才那番话，万望李兄和在座各位弟兄，多多包涵，左耳听了右耳忘，勿再传扬为幸；姓厉的他日有各位用到之处，必竭力以赴就是了。”

沈七率先道：“老大放心，我们都没听清楚二姊刚才的话。”其余几人，男男女女，均异口同声这般说。

李越眼珠一转，也附和道：“这种话，是万万不能说出去的，”见众人都目不转睛的望着他，知道自己是场里惟一的“外人”，难免遭受怀疑，这干人莫不是惯走江湖、杀人如麻之辈，万一怕自己卖友求荣，难保不先来个杀人灭口，忙正色道：“我来跟诸位发个雷公誓，以表心诚，我李越若把二娘的话透露一言半句，叫我李某如过街老鼠，不得好死——”

他还待立誓下去，厉蕉红已忍不住啐道：“你本来就是‘过街老鼠’，早就人人喊打了。”

李越尴尬地道：“二娘笑话了。”但一颗空悬的心这才放下来。

厉蕉红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哥子，真要作孽下去么？”

厉单再也忍耐不住，葵扇般大的手掌在桌上一拍，怒道：“住口！你这样说，不怕总堂的‘决杀令’，自己不要命，可别累了一家弟兄！”

厉蕉红还待分辩，忽听外面有两声哀悽的犬吠。

在房里众人脸色俱是一变。油灯滋滋作响。李越细聆一阵，只听又是一长一短两声犬鸣，才展容喜道：“是自己人。”

厉单灰眉一扬，双目煞气闪现，“还约了旁人来？”

李越陪笑道，“是这次总堂把‘砚墨斋’的顾大主管和戏班的丁老板都约了过来。”只听楼下传来了两下轻微的拍掌声。

厉蕉红厉声道，“他们也来？！”

李越道：“我有弟兄守在外面，错不了的。”

忽听五下连续的敲门声，然后是“笃”地一响。

李越开门，烛光一晃，房里走入了三个人。两个人走在前面，身后左右贴跟着两个人，仿佛生怕别人摸去他们所保护的人身上一块玉似的。这后面四个人，两个是书生模样，但眼光流露出来的不是文气，而是杀气，这两人护着一名锦衣中年人，留了两撇小胡子，长得福福泰泰，像个殷实商贾，眯着两只眼睛，笑嘻嘻的。在他身旁是一个白净脸蛋、双眉高挑的青年。两人同时但并非并肩的走了进来。这青年后面，又有两个人，像幽魂一般的贴近他，腰襟上都系有鱼皮防水囊，一看便知道是发放暗器的好手。

这两人一见厉氏兄妹，即拱手道：“厉老大、二妹子，别来无恙？”

厉单兄妹也拱手说了几句客气话，李越招呼各人坐下，厉单劈口就说：“看来，今天总堂可是大阵仗得很，不然，也不致同时惊动文房四宝‘砚墨斋’的大主管顾寒林和戏班行里大老板丁瘦鹤了。”

那锦衣商贾顾寒林笑着拱手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我只是个帮闲角色，厉兄和二妹子，还有这位丁老弟，才是总堂底下的红人。”

那戏班老板丁瘦鹤却不客套，双眉微蹙，有些忧虑的道：“今晚的事，还是小心些好，我接到报告，‘金风细雨楼’的薛西神也来了这一带。”

厉单兄妹失声道：“果然是他！”

顾寒林即问：“你们见着他了？”

厉蕉红道：“今天，咱们收拾家伙，回到这里，路上碰到一个人，很像这个传说里的煞星！”

顾寒林的笑意马上全都不见了，寒着脸喃喃的道：“薛西神，薛西神，要是‘金风细雨楼’出动了这个西大神煞，可不是容易啃得下去的。”

丁瘦鹤脸有忧色，但说话却十分清脆好听，既柔和而又字字响亮：“要是薛西神来了，那么，午间在覃家宅子旧垣那十二名捕快命案，很可能是他下的手。”

顾寒林喃喃地道：“十二条人命，一伸手就撸了下来，像撸掉一片叶子。”

厉单冷哼道：“我们可不是叶子。”

丁瘦鹤淡淡地道：“那也没啥两样。”

厉单怒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！”

丁瘦鹤道：“就凭我们几个，还不致惊动得了‘金风细雨楼’里的‘四神煞’。”

厉单一时发作不得，厉蕉红问：“那么他是为谁而来？”

丁瘦鹤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在京城里，‘六分半堂’与‘金风细雨楼’已闹得紧，有一个人，已为薛西神专程赶了下来。”

厉单悚然道：“十二堂主赵铁冷？”

丁瘦鹤摇头道：“九堂主霍董。”

厉氏兄妹惊道：“霍九堂主！”

丁瘦鹤点头道：“听说今晚总堂来了三个人，霍董是一个，赵铁冷也是一个。”

厉单正想问：还有一个呢？忽听外面又两声犬鸣，只不过，这次比先前的可是急促得多了。

只见房中的人，神色全都凝重了起来，厉单道：“是总堂的人到了。”说着要整衽相迎。

丁瘦鹤道：“未必。”

厉单本就瞧这人不顺眼，但“六分半堂”的要人将到，不便发作，只瞪了他一眼，丁瘦鹤道：“我也有伏在附近。”忽听远远传下两声蛙鸣，丁瘦鹤这才舒容道，“果真是总堂的人。”要起身开门。神态比厉单还要恭敬。

顾寒林却伸手一拦。

他身后两名书生，一晃身到了窗前，一个推窗，一个摸出把火石火刀碰敲一下，星火一亮，不久，只见远处黯黑里，也有星火一闪。

顾寒林这才展眉道：“确是总堂的人。”

厉单冷哼一声：“顾大主管和丁老板果然耳目众多。”

顾寒林绷着脸道：“好说好说，今晚是总堂来使，不能不周全一些。”

厉单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强作镇定的问：“总堂还有一位来人，不知是谁？”丁瘦鹤不由自主的有些不安起来，随口应道：“可能是……”还未说完，就听到楼下传来的指掌声，就连在木柜子里的王小石，这时也禁不住好奇。

他来这里的目的本来是想要知道这些残障的可怜人，为何会遭人残害？不料却瞧上这一场热闹，连名动大江南北的人物：赵铁冷、霍董也将出现在眼前。

这时候，门房又响起了五急一缓的敲门声。

厉单兄妹、顾寒林、丁瘦鹤等一齐整在站近门前，由李越开门。

门打开，没有人。

李越奇道：“怎会没人——”

王小石在柜缝里眼光，只见烛光微微一晃，房里便多了三个人，像落叶从窗子里飘进来一般，无息，无声。

三个人。

一个枯瘦秃头的老人，银眉白须，一双手全拢在袖里，似乎手里握着什么珍宝一般，不容人看见。

一个是冷硬如铁的人。

他的脸是四方型的，身材也是方型的，连手也是方型的，整个人就像一个箱子。

铁箱子。

另外还有一个人，一进来就似有意无意的，在王小石这儿看了一眼，刚好正跟王小石眼光对了一对。

王小石一震。

那人就是日间所见那个仰脸看天的人。

这时候他不看天。

他看烛火。

烛火闪在他眼中。他的眼神是亮的。

他的眉是飞扬的。

他的人在房里一站，烛光仿似只为他一人而亮，但他又洒脱得连烛光都沾不上他的衣衫。

——他是谁呢？

这时候，那一干武林人物已发现房中多了三人。

“赵堂主。”

“霍堂主。”

却没有去招呼那第三个人。

谁也不知道他是谁。

那人也悠然自得，不以为忤。

赵铁冷清了清喉咙，也不坐下来，就用沙哑的声音道：“今天，总堂召集大家来，是要问三件事，要你们办三件事。”

厉单等人全毕恭毕敬的道：“请堂主吩咐。”

赵铁冷道：“厉单，我叫你把名单上的人全抓来，把他们全变了形，你可有做到？”

厉单道：“名单上四十二人，已拐到了十九名，有的阉了，有的醢了，总而言之，照堂主的吩咐，保他们变作侏儒或丑物，保管教他们爹娘认不出来，他们自己说不出去。”

赵铁冷道：“很好，闻巡抚的独生子已抓起来了吗？”

厉单立刻点头道：“已到手了。”

赵铁冷道：“你找人通知那姓闻的，如果他仍偏帮‘金风细雨楼’的人，我们就拿他儿子作猴儿当街耍把式，跟你班子赚银子去！”

厉单忙道：“赚银子不重要，我只听堂主的意旨行事。”

赵铁冷冷笑道：“赚银子也是要事，你们走江湖耍把式的，把人用沸水烫了，涂上蝎子粉，又或把人手脚反捆接一起，再踩断他的腰脊，卖解时就

说是‘软骨童’、‘人球’，这种戏法我见得多，倒能博途人同情，多投几文钱呢！只不过，你知不知道我为啥要你作这样的事？”

厉单忙道：“请堂主见示。”

赵铁冷道：“刚才便是我问你的第一件事，现在我告诉你第一件事：这是处罚！”他游目如电，迅速地看了场中每人一眼，“这些孩童的长上，以前多是‘六分半堂’中人。而今因‘金风细雨楼’有朝廷高官撑腰，多投靠了过去，我们在未下手对付他们之前，先把他们的近亲狠狠的整治得不像人、鬼不似鬼，日后再赶这些畸人回去，让他们追悔莫及，我们才一一剪除，这足以吓阻叛徒。姓闻的巡抚收了‘金风细雨楼’一些暗红，就大事捕缉我们的人，我们也要先拿下他的独子，看他还不敢再作恶？”

他又冷眼看众人一会，道：“看还有没有人敢造反！”

房里没有人敢搭腔。

赵铁冷又道：“丁老板、顾管事。”

丁瘦鹤和顾寒林躬身道：“在。”

赵铁冷道：“我囑你们在戏班子翰林里物色文武可造之材，可有消息？”

顾寒林忙道：“我早已着手留意，有几个人，功名不第，却志高才博，正要禀呈赵堂主定夺。”

丁瘦鹤也道：“别的班子有凡个出色的武生，有一两个是从镖局里转过来的，我已把他们留在班子里了。”

赵铁冷严峻地道：“好。我们堂里，现在恰逢敌人扩张羽翼，正要招揽人才。我们是唯才是用，德行不拘。‘金风细雨楼’已控制了镖行与翰林，我们无法在这地头物色文武好手，便要你们多出力了。这便是我要告诉你们的第二件事。”

顾寒林道：“能为总堂效劳，万死不辞。”

丁瘦鹤道：“为总堂分忧解劳，实在是我们的殊荣。”

赵铁冷道：“这倒没有叫你们去死，也没什么好光荣的。你们办事得力，就有迁升，办不成，就受处分，这是堂里的规律，谁都一样。”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你们知不知道有个叫薛西神的来了这里？”

顾寒林道：“这数日来，我都听到报告，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来了湖南。”

厉单道：“我们今日在道上还跟他碰了一面，要不要找人收拾他？”

丁瘦鹤道：“我倒知道他是住在繁昌街的河神庙里，只等堂主下令。”

赵铁冷忽然笑了起来。

霍董也笑了起来。

两人相视而笑。

赵铁冷一面笑着，一面拍了拍那青年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老弟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”

“可笑。”青年微微一笑。那一笑里蕴含了许多庸洒与冷傲，然后他跟众人道：“薛西神是‘金风细雨楼’苏梦枕苏公子身边红人，凭你们怎奈何得了他？霍堂主这次来，便是专门对付那姓薛的，这便是今晚两位堂主要告诉你们的第三件事。”

厉单、厉蕉红、丁瘦鹤、顾寒林、李越、沈七等只好陪笑，脸上都现出尴尬之色。

霍董笑着笑着，银须白眉齐动，突然在笑声里一字一句的道：“伏着的人，听够了没有？还不滚出来！”

众人这才发现霍董虽然笑着，但眼睛却一点笑意也没有，那句话让他们同时吃了一惊。

王小石也大吃一惊。

——霍董发现他了？！

他正要硬着头皮现身，面对这一众高手的时候，霍董倏然自双袖里“拔出”双手，就像“拔出”了一双独门兵器！

这是一双奇异的手。

淡金色的手。

这手一拍在桌上，立即吸住了桌面。

桌子往上一翻，飞掷上屋顶。

这刹那迅若星火，除了王小石及时看清楚霍董一对怪手外，其他的人中见桌子像一只大雕撞上屋椽，而桌上的烛火，全都落在地上，整整齐齐的嵌在地板上，一根儿也不曾熄灭。

屋顶喀喇一阵响，桌子撞破了屋瓦。

然后就见到一道刀光。

像美丽女子在情人的诗句里圈下一道眉批的刀光。

悠远的刀光。

刀光淡淡，挟风厉啸的楠木大桌，就化成八片，像八只风筝，飞散而去，从中冉冉落下一个人。

这是王小石第一次看见这道刀光。

他第一次看见这道刀光的时候，这把刀是拿来砍碎一张桌子的。

霍董大喝一声，双掌拍在地板上。

众人以为这次可以看清楚他的双掌，但地板上的六支蜡烛，全迸射而上，飞击那如燕子般翱翔而下的人！

那一刀的刀意未尽。

刀色淡淡，如远山的望眉，夕照的依稀。

刀光过处，蜡烛霎时全熄，谁也看不到准。

只有一支蜡烛仍亮。

蜡烛托在来人的掌上，像一只小蜻蜓落在荷叶上，不惊落一滴露珠，刀光映着烛光，烛光映在他温柔的脸上，刀光闪在他眸里。他落在众人的包围中。

轻盈若诗，悠美如梦。

这是王小石第一次看见温柔。

他第一次看见温柔的时候，全世界只亮着一支烛光。

一支只亮在她掌上的烛光。

很奇怪的，在这样的烛火下，王小石还没看清楚来人的脸，就先想起一个人。

那个曾在人群里仰首看天的锦衣书生。

他想看那常仰首望天的人，他虽已隐身在黑暗里，想必也正在注视这个随着一片刀光、一朵烛光飘下来的人。

四 究竟是什么人？

来人右手执刀，手掌托着蜡烛，烛光映照在她的脸上，正是王小石在日间人潮拥挤里差点碰个满怀的年轻人。

依然是杏靛桃腮，烛光仿佛替他颊上添了一抹艳痕。

屋里灯火尽灭，就只她手上的烛光仍是亮着；敌人已在黑暗里围成一个铁桶也似的圈子，她的眼睛依然闪亮着晶莹的神采，只有兴奋之意，全无畏怯之色。

霍董叱道：“原来是个小姑娘，好刀法！”

来人听有人赞她的刀法，忍不住笑，忽听对方叫她“小姑娘”，柳眉一竖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小姑娘？”

她这句话一出口，本来在黑暗里仍为她刀法震住的人，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霍董指着自己的鼻子笑道：“你看我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

那年轻刀客没好气的说：“当然是男的，难道还会是个女人不成？”

霍董学着她的口音，娇声娇气的说：“你当然也是个女的了，难道还会是个男人不成？”说着还用手比了比胸部。

那女子气得一跺足，提刀逼前一步，忿道：“你们‘六分半堂’的人做的好事！伤残幼童，拐骗小孩，我要抓你们到衙里去！”

霍董退了一步，指着自己，盾花眼笑的道：“抓我？”又怪笑着向众人说：“她一个人？抓我们全部！”大家都笑了起来。霍董一面取笑着她，一面眯着眼睛直盯着刀锋，他心里是清清楚楚的：这女子谈不上什么江湖经验，但刀法却一点也不含糊，先把她激怒了才好出手。

顾寒林顺着霍董的语气，调笑道：“你抓我们去干吗？”

丁瘦鹤歪笑着伸手道：“你抓，抓啊！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难得小姐赏爱，请，请，请！”众人都故意大笑出声，笑声里全带邪意。惟独厉单不笑。他听出来人话里已识破他所作所为，虽说自己是为“六分半堂”而卖命，不过一旦泄露出去，还得要自己和弟兄们硬扛，所以打定主意：决不能让这女子活着出去！

那女子登时寒了脸色。

烛光一晃。

霍董喝了一声：“小心！”

丁瘦鹤闪身急退，砰砰二声。把身后两人撞飞出去，但见他身形立定，腰腹之际的袍子，已裂开两道口子。

昏暗的烛光微映下，丁瘦鹤脸无人色，看着自己袍上的裂口，又看向那女子，再也不敢走近。

众人心中俱是大为震惊：人人在取笑这女子之时，都暗自提防，不料这女子刀法何等之快，明知她破脸便要出刀，却只见烛光一晃，丁瘦鹤差点已被砍为两截，要不是他一向长于轻功，说不定已不能站着说话了。

霍董鼻子重重的哼了一声，正待出手，却听赵铁冷冷地道：“你是苏梦枕的什么人？”

这回是那女子一愕，反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跟大师兄——”自觉失言，一时顿在那儿。

赵铁冷点点头，道：“难怪你会使小寒山的星星刀法。”